



小说家讲坛

林建法 王尧 主编

小说家讲坛

A Forum for Novelists



史铁生 著

Nights for Writing

写作之夜



春风文艺出版社

Chunfeng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写作之夜

史铁生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史铁生 200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写作之夜/史铁生著.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2. 10

(小说家讲坛)

ISBN 7-5313-2454-7

I. 写… II. 史… III. 演说—中国—当代 IV. 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66404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联系电话: 024—23284285 23284029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23284401

E-mail: chunfeng@vip.163.com

北宁市印刷厂印刷

幅面尺寸: 135mm × 210mm

字数: 110 千字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张: 6.75 插页: 6

印数: 1—8000 册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韩忠良 施凌飞

封面设计: 夏季风

责任校对: 潘晓春

版式设计: 夏季风

定价: 12.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史铁生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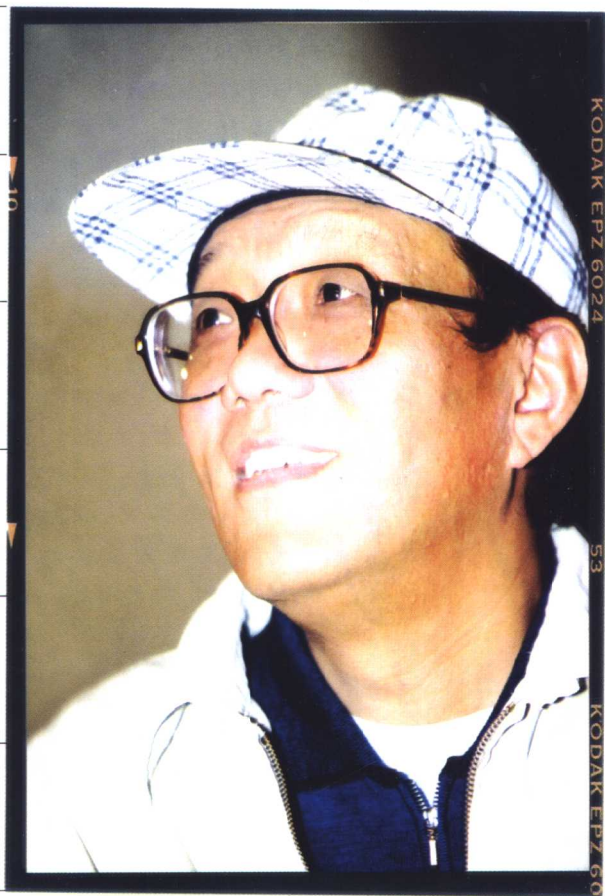
史铁生，男，汉族，1951年生于北京。1967年初中毕业。1969年去陕西延安地区插队，一年种地，二年养牛，三年后双腿瘫痪转回北京。住院就医一年有半，无功而返，以轮椅代步至今。1974年始在北京某街道工厂做工，历时七年；其间自学写作。后因急性肾损伤，回家疗养。1979年始有文学作品发表。1982年加入北京作协。1983年加入中国作协。1997年肾病加重，终至尿毒症，一年后接受“透析”，居然保命至今。故为“专业病人”，业余作者。

主要作品有：中短篇小说集《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命若琴弦》、《老屋小记》、《往事》；长篇小说《务虚笔记》；散文、随笔集《我与地坛》、《病隙碎笔》。其作品多次获奖。某些篇章被译成外文在海外出版。



Shi Tiesheng

史铁生影集



史铁生近照



重返知青地



1975 年在地坛南门



抽烟的瞬间



在病房接受透析治疗

小说家讲坛 总序

林建法 王 尧

小说家讲坛总序

001

A Forum for Novelists

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无论 you 以怎样的“文化身份”出现，你都无法避免文化转型带来的冲突；对一个“写作者”或者“读者”而言，话语的冲突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经验，于是，如何言说，在考验着所有“文化人”的品格。

演讲作为言重言说的方式，或者作为一种写作的方式，曾经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这个传统又曾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丢失了，它在近二十年的复现，与知识分子是否具有话语权和具有怎样的话语权是密切相关的。我们首先在这样的认识中策划了“小

说家讲坛”活动。

“小说家讲坛”的构想，源于2001年8月我们在大连聚会时的讨论，并很快得到了许多作家、学者的赞成与响应。这一活动由两部分组成：在苏州大学设立“小说家讲坛”，同时在《当代作家评论》开设“小说家讲坛”的专栏。

这个讲坛的设立是为了彰显小说家们被遮蔽掉的意义。在这个讲坛上演讲的小说家堪称是“杰出”的甚至可能是“伟大”的作家。关于“杰出”或“伟大”的提法，或许暂时不为一些人接受并被非议，或许会引起相当一部分人的反感并被谴责。但我们相信以后的文学史会做这样的叙述。熟悉百年中国和世界文学史的人都知道，在这二十年当中，我们已经有一批杰出的或伟大的作家；但我们常常由于莫名其妙的思想与心理作用，由于学术的或非学术的原因不敢或者不想做这样的表述。——我们以为这是最糟糕的失语。

我们现在已经意识到，无论是跨文化还是在一种文化的内部，对话和沟通是何等的重要。在某种意义上，对话是发现和解释诸多问题的最好方式。因此建立起一个凸现作家主体而又易于与学者、批评家、文学读者沟通的充满活力的“文学现场”，是“小说家讲坛”的又一企图。在这样一个文学现场，作家的言说是自由的、朴素的，读者的置疑也是自由与朴素的，它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对话。任何外交辞令在这样的场合都无



疑被看成是对真善美的亵渎。在这里,智商的高低与技巧的高超拙劣已经不是主要的,去掉一切伪饰后的自由思想才会为人赢得尊严,嘘声和掌声分别因此而产生。我们所期待的当代文学批评不做知识的考古,具有现场感的听众(包括批评家)的质疑和作家的回应,将淘汰文学研究中的伪问题,筛选出真正的关系到当代文学发展的问题,进而形成一些值得研究的命题。所以,只要你置身这样的现场,你就在倾听的过程中产生着言说的欲望。

这几年设坛开讲已经在大学和其他文化场所蔚然成风,这不能不说是近二十年来中国社会的一个进步。令人思考的是,这些体制内的运作(通常是这样)却深刻地冲击着体制的某些方面,并且标示了当下思想自由的限度和学术的高度。大学的学术讲座正在逐渐成为学术活动的主体,它反衬了教育的呆板。多少年来,大学的文学教育是残缺的甚至在某些方面是失败的。体制内的知识生产,封面是学术,正文却远离学术。我们所有的人只要你怀抱学术良知,就不能不正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的文学教科书充斥着千篇一律的、八股式的说教,人性的、审美的、生命的文学在教条主义的叙述和所谓的研究中被肢解和阉割,并且要一种话语体系协助形成文学的权力和秩序。在堂堂的文学讲坛,缺席的是真正的文学。所谓大学不能培养作家正如大学应该培养作家一样都不是大学的真谛,我们反对以

学术的名义驱逐文学。“小说家讲坛”的设立，将会有助于改变这一现象，尽管这样的改变可能是微弱的。

正如我们开始时所说，这个讲坛是有高度的。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拥有某种话语权，但我们始终坚持自己的尺度，用这个尺度来度量作家。这是一种选择，也是一种舍弃，但不是一种拒绝，因为我们所说的“高度”并不是一个绝对不变的“门槛”。事实上，关心这个讲坛的朋友们对邀请谁、不邀请谁也有不少分歧。一些我们认为应该登上讲坛的作家，也有用种种理由来回绝邀请的，尽管我们未必认同那些理由，但是我们尊重他们的选择。这就是讲坛为什么会“疏漏”一些作家的主要原因。

这个讲坛逐渐引起的反响，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有朋友甚至说，也许要过多少年，这个讲坛的意义才能更加凸现出来。以后的意义我们暂且不去管它，但是凸现当代文学创作的前沿问题，并在演讲与对话中表达作家、批评家对这些问题的看法，确实是“讲坛”试图实现的“现实意义”。我们可能都会注意到在演讲与对话中，小说家们有着不同于别人的心智与言说风格，这些确实是一个杰出作家的独特魅力；在学术的层面上看，小说家们最具意义的也许是对若干“伪问题”的揭穿。这似乎是已经演讲的莫言、李锐、张炜、余华几位作家的相同之处。毫无疑问，他们处在困顿之中，我们应当看到真正意义上的写作者在今天都不能没有困

顿,但是他们始终不渝地保持写作的尊严,保持对诗的敬畏。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种境界,它使一流作家和其他层次的作家相区别。

以“小说家讲坛”命名的这套书,第一辑收入了张炜、李锐、韩少功、史铁生、余华五位作家多年来在不同场合的演讲录。感谢这几位作家在紧张的写作状态中抽出时间来整理、结集他们的演讲录,这项有意义的工作,因为有了他们的响应,才能以今天这样的面貌出现。和其他四位作家不同,史铁生暂时无法走上“小说家讲坛”,但他的书面演讲独具魅力,他的沉思和独语不妨看成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演讲,因此他的这本称为“演讲录”的书有着特别的意义。

这套演讲录的出版,将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还原小说家的思想风度和演说风格,因为有了广大读者的参与,“小说家讲坛”也就有了新的时间、空间和人物。——“小说家讲坛”不仅仅是“小说家”的。



想念地坛

(代自序)

想念地坛，主要是想念它的安静。

坐在那园子里，坐在不管它的哪一个角落，任何地方，喧嚣都在远处。近旁只有荒藤老树，只有栖居了鸟儿的废殿颓檐、长满了野草的残垣断壁，暮鸦吵闹着归来，雨燕盘桓吟唱，风过檐铃，雨落空林，蜂飞蝶舞，草动虫鸣……四季的歌咏此起彼伏从不间断。地坛的安静并非无声。

有一天大雾迷漫，世界缩小到只剩了园中的一棵老树。有一天春光浩荡，草地上的野花铺铺展展开得让人

心惊。有一天漫天飞雪，园中堆银砌玉，有如一座晶莹的迷宫。有一天大雨滂沱，忽而云开，太阳轰轰烈烈，满天满地都是它的威光。数不尽的那些日子里，那些年月，地坛应该记得，有一个人，摇着轮椅，一次次走来，逃也似地投靠这一处静地。

一进园门，心便安稳。有一条界线似的，迈过它，只要一迈过它便有清纯之气扑来，悠远、浑厚。于是时间也似放慢了速度，就好比电影中的慢镜，人便不那么慌张了，可以放下心来把你的每一个动作都看看清楚，每一丝风飞叶动，每一缕愤懑和妄想，盼念与惶茫，总之，把你所有的心绪都看看明白。

因而地坛的安静，也不是与世隔离。

那安静，如今想来，是由于四周和心中的荒旷。一个无措的灵魂，不期而至竟仿佛走回到生命的起点。

记得我在那园中成年累月地走，在那儿呆坐，张望，暗自地祈求或怨叹，在那儿睡了又醒，醒了看几页书……然后在那儿想：“好吧好吧，我看你还能怎样！”这念头不觉出声，如空谷回音。

谁？谁还能怎样？我，我自己。

我常看那个轮椅上的人，和轮椅下他的影子，心说我怎么会是他呢？怎么会和他一块坐在了这儿？我

仔细看他，看他究竟有什么倒霉的特点，或还将有什么不幸的征兆，想看看他终于怎样去死，赴死之途莫非还有绝路？那日何日？我记得忽然我有了一种放弃的心情，仿佛我已经消失，已经不在，惟一缕轻魂在园中游荡，刹那间清风朗月，如沐慈悲。于是乎我听见了那恒久而辽阔的安静。恒久，辽阔，但非死寂，那中间确有如林语堂所说的，一种“温柔的声音，同时也是强迫的声音”。

我记得于是我铺开一张纸，觉得确乎有些什么东西最好是写下来。那日何日？但我一直记得那份忽临的轻松和快慰，也不考虑词句，也不过问技巧，也不以为能拿它去派什么用场，只是写，只是看有些路单靠腿（轮椅）去走明显是不够。写，真是个办法，是条条绝路之后的一条路。

只是多年以后我才在书上读到了一种说法：写作的零度。

《写作的零度》，其汉译本实在是有些坎坷绊绊，一些段落只好猜读，或难免还有误解。我不是学者，读不了罗兰·巴特的法文原著应当不算是玩忽职守。是这题目先就吸引了我，这五个字，已经契合了我的心意。在我想，写作的零度即生命的起点，写作由之出发的地方即生命之固有的疑难，写作之终于的寻

求，即灵魂最初的眺望。譬如那一条蛇的诱惑，以及生命自古而今对意义不息的询问。譬如那两片无花果叶的遮蔽，以及人类以爱情的名义、自古而今的相互寻找。譬如上帝对亚当和夏娃的惩罚，以及万千心魂自古而今所祈盼着的团圆。

“写作的零度”，当然不是说清高到不必理睬纷繁的实际生活，洁癖到把变迁的历史虚无得干净，只在形而上寻求生命的解答。不是的。但生活的谜面变化多端，谜底却似亘古不变，缤纷错乱的现实之网终难免编织进四顾迷茫，从而编织到形而上的询问。人太容易在实际中走失，驻足于路上的奇观美景而忘了原本是要去哪儿，倘此时灵机一闪，笑遇荒诞，恍然间记起了比如说罗伯一格里叶的“去年在马里昂巴”，比如说贝克特的“等待戈多”，那便是回归了“零度”，重新过问生命的意义。零度，这个词真用得好，我愿意它不期然地还有着如下两种意思：一是说生命本无意义，零嘛，本来什么都没有；二是说，可凭白无故地生命他来了，是何用意？虚位以待，来向你要意义。一个生命的诞生，便是一次对意义的要求。荒诞感，就正是这样地要求。所以要看重荒诞，要善待它。不信等着瞧，无论何时何地，必都是荒诞领你回到最初的眺望，逼迫你去看那生命固有的疑难。

否则，写作，你寻的是什么根？倘只是炫耀祖宗

的光荣，弃心魂一向的困惑于不问，岂不还是阿Q的传统？倘写作变成潇洒，变成了身份或地位的投资，它就不要嘲笑喧嚣，它已经加入喧嚣。尤其，写作要是爱上了比赛、擂台和排名榜，它就更何必谴责什么“霸权”？它自己已经是了。我大致看懂了排名的用意：时不时地抛出一份名单，把大家排比得就像是梁山泊的一百零八，被排者争风吃醋，排者乘机拿走的是权力。可以玩味的是，这排名之妙，商界倒比文坛还要醒悟得晚些。

这又让我想起我曾经写过的那个可怕的孩子。那个矮小瘦弱的孩子，他凭什么让人害怕？他有一种天赋的诡诈——只要把周围的孩子经常地排一排座次，他凭空地就有了权力。“我第一跟谁好，第二跟谁好……第十跟谁好”和“我不跟谁好”，于是，欢欣者欢欣地追随他，苦闷者苦闷着还是去追随他。我记得，那是我很长一段童年时光中恐惧的来源，是我的一次写作的零度。生命的恐惧或疑难，在原本干干净净的眺望中忽而向我要求着计谋；我记得我的第一个计谋，是阿谀。但恐惧并未因此消散，疑难却因此更加疑难。我还记得我抱着那只用于阿谀的破足球，抱着我破碎的计谋，在夕阳和晚风中回家的情景……那又是一次写作的零度。零度，并不只有一次。每当你立于生命固有的疑难，立于灵魂一向的祈盼，你就回到了零